

《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關係之研究

張小豔*

摘要

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一批佛傳故事類寫本，其中《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在內容、情節上大同小異，小異之中表現出一些特徵：一、《押座文》《解座文》並非《太子成道經》所原有，而是在俗講中根據講唱需要製作的儀式文本，可以靈活地拆卸、組裝，由此形成講唱文本「流動不居」的特點。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中「解說義段」的內容，表明法師在講唱活動中處於主導的地位。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尾部的情節較《太子成道經》曲折繁複，突顯出《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敘事文體的典型特徵。四、《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散體敘說的行文要求，促使講唱者將《太子成道經》中的韻文刪改成散文，使文本呈現出「韻文散體化」的趨勢。性質上，《太子成道經》係名副其實的偽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則是依據這部偽經改編而成的講唱佛傳故事的因緣類作品。敦煌文獻中不少俗文學作品都由疑偽經改撰而成，佛教疑偽經可謂俗文學作品創作的「活水源頭」。

關鍵詞：《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疑偽經、佛傳

*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 Zi Cheng*

Dao Jing and *Xi Da Tai Zi Xiu Dao Yin Yuan*

ZHANG Xiaoyan*

Abstract

There are a number of written texts of Buddha's biography preserve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mong them *Taizi Chengdao Jing* 太子成道經 is quite similar to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in content and plot,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revealing some characteristics. First, *Yazuo Wen* 押座文 and *Jiezu Wen* 解座文 are not the original part of *Taizi Chengdao Jing* but ritual texts produced in the popular lectures to suit the needs of lecturing and singing, both can be attached to or detached from *Taizi Chengdao Jing* flexibly, thus creating an easy-to-change characteristic of prosimetric literature texts. Second, the content of interpreting the main idea indicates that the Buddhist master takes a leading role in lecturing and singing. Third, the plot at the end of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of *Taizi Chengdao Jing*, highlight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as a narrative. Fourth, the need for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to narrate in prose forced lecturers and singers to turn the verse from *Taizi Chengdao Jing* into prose by deletion and rewriting, which made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present a tendency of prosification in texts. Considering that *Taizi Chengdao Jing* is a forged sutra indeed,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is a nidāna story based on this forged sutra. Likewise, lots of popular literature from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rewritten from Buddhist apocrypha. Therefore, Buddhist apocrypha is a vivid source of popular literature.

* Professo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Keywords: *Taizi Chengdao Jing*, *Xida Taizi Xiudao Yinyuan*, relationship, Buddhist apocrypha, Buddha's biography



一、引言

上世紀初，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六萬餘件敦煌寫本和少量刻本中，保存有一批「變文」類俗文學作品。其中不少都帶有佛教的印迹，與當時流行的「佛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譬如其中的佛傳故事類作品，絕大多數取材於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¹。校讀整理這批作品時，筆者發現其文本在流傳的過程中，呈現出「流動」和「組裝」的特點，同一故事內容往往被「改編」成不同的文本。如：《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²，二者內容、情節大同小異，主要講述釋迦牟尼的本生故事和今生從託胎到出家證道的行迹，但前者稱「經」，後者名「因緣」，它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本文擬以此為例，來探討《因緣》對《經》的改造細節，從中揭示寫本時代俗文學作品的生成過程，以及佛教偽經在其中扮演的基底性角色。

二、研究述評

百年來學界有關《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搜集整理、文獻考述研究兩方面。

文本搜集整理方面，1932 年，向達首次據 BD6780（北 8436；潛 80）對《太子成道經》進行錄文，擬題「俗文佛本行集經（潛字八十號）」³，由此揭開了學界對《太子成道經》文本校錄的序幕。1933 年，矢吹慶輝將 S.548V 所抄《經》題為《太子讚》，並錄卷首押座文的前 15 行和卷尾「長興伍年」的題記⁴。1937 年，許國霖又對 BD6780 進行錄文，擬題「佛本行集經變文」，

¹ 荒見泰史考察了敦煌文獻中保存的與佛傳故事相關的 8 種經典，發現其中數量最多、在 9 至 10 世紀的敦煌最普及的是《佛本行集經》及其略要本，推測當時敦煌舉行的講經、唱導儀式上使用《佛本行集經》居多。參〔日〕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7。

² 為避文繁，下文將根據行文的需要，將《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分別簡稱為《經》和《因緣》。

³ 向達《敦煌叢鈔·俗文佛本行集經（潛字八十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6 卷第 6 號，1932 年 11-12 月，頁 41-54；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第 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頁 454-467。

⁴ 〔日〕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京都：臨川書店，1933 年；2008 年），頁 285-286、272-273。

首次將《經》定為「變文」⁵。1954年，周紹良將向達校錄本收入《敦煌變文匯錄》，改題為「佛本行集經變文」⁶。1957年，王慶菽首次以 P.2999 為底本、參校 S.548V、S.2682V、S.2352V、P.2924、P.2299、S.4626、BD6780 等七件寫本，對《經》做全面的校錄，指出「此故事乃根據《佛本行集經》演繹」而成⁷。1983年，潘重規在核對原卷的基礎上對《敦煌變文集》的錄文和校勘進行拾遺補缺，以「規案」的形式補校異文、糾正疏誤；並以龍谷大學藏卷為底本，參校 S.3711V、S.5892 兩件異本和 S.2682V、S.2352、S.4626 三件《經》本，第一次對《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做精詳的錄校⁸。1987年，周紹良以 P.2999、BD7676（北 8444；皇 76）為參校本，重新整理《因緣》⁹；1989年，他又將《因緣》的整理本納入《敦煌變文集補編》，並在書末附列原卷黑白圖版，為學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¹⁰。1997年，黃征、張涌泉在吸收學界先行成果的基礎上，重新對《經》和《因緣》做了全面詳實的校注，整理本次年又改訂編入《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中¹¹。此外，蔣禮鴻及其他一些學者曾就上述整理本中所載《經》和《因緣》的部分字詞進行校讀考釋¹²，糾正了整理本中一些誤錄、誤校及失校之處，廓清了相關的誤解和歧解。

文獻考述研究方面，1933年，矢吹慶輝推測《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所載《太子成道經》，也像《如來成道經》之類，與《太子讚》（筆者按：即 S.548V《太子成道經》）都是假託的佛傳類偽經，首次指出《經》係「偽經」之性質¹³。1950年，那波利貞首次對《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行款、內容、價

⁵ 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83-99。

⁶ 周紹良《敦煌變文匯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頁107-124。

⁷ 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編《敦煌變文集》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285-319。

⁸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上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3年；臺北：天津出版社，1994年），頁497-551。

⁹ 周紹良〈《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校注并跋〉，《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18。

¹⁰ 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2016年）頁89-102；校錄見頁91-104，圖版見頁210-213。

¹¹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34-480；周紹良、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89-760。

¹²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997年版為增補訂本。其他相關成果較為豐碩，為避文繁，此不具列。

¹³ 〔日〕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頁273。S.548V前殘，後無尾題，矢吹慶輝據內容將其

值等作概略的介紹、說明，認為該卷首尾完整，係世間唯一的史料價值最高的《因緣》寫本；還錄紙背所題「大智度論釋經學空不證品第六十、卷第七十六」及「于闐冊禮磐若先排使張宗瀚留殘此本」等 2 行文字，並附列該卷首、尾兩幅圖版，為學界提供了全新的資料¹⁴。1970 年，邱鎮京據 S.548V 尾題確定《經》文抄於 934 年，推定其著作年代「應不晚於後唐明宗之前」¹⁵。1971 年，金岡照光對《經》、《因緣》及相關的讚文、押座文等十八件寫本的外觀、內容、抄寫形態及著錄、研究情況等作詳細的解說¹⁶。同年，饒宗頤首次錄校 S.2440V1 所抄《經》之吟詞，認為它是「表演《太子修道》之歌舞劇」的唱詞¹⁷。1972 年，羅宗濤從題材、用韻、語體、儀式和時代等方面對《太子成道經》作全面周詳的考察研究，認為《經》並非以某經為主，而是僧徒隨意拾取釋迦生平成篇；推定《經》的成文當出晚唐以後¹⁸。1984 年，金泰寬詳盡考察了《經》的佛典來源，指出《經》是對《佛本行集經》相關內容的濃縮而略有改變，據納妃所用「金指環」之事考證《經》本的成立當在長安 3 年（703）之後¹⁹。同年，任半塘也對 S.2440V1 所抄《經》之吟詞作了校訂²⁰。1986 年，周紹良指出悉達太子修行成道故事，有「講經文」和「說因緣」的不同：講經文即《太子成道經》，釋藏中並無此經，乃杜撰此名以應講經之需，卷尾所題「太子成道經一卷」未必是最初原卷所有，當改題為「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說因緣即《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認為《經》與《因緣》字句全同，僅尾部有別，推定《因緣》成立於晚唐或五代²¹。同年，白化文認為《太子成道

擬題作「太子讚」。其實，所謂「太子讚」即《大周錄》所載《太子成道經》。

¹⁴ 〔日〕那波利貞〈俗講與變文〉，《佛教史學》1950 年第 1 期，頁 309-310；〈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解說〉，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一：敦煌佛教資料》（京都：法藏館，1958 年），頁 212-213。此據後者徵引。

¹⁵ 邱鎮京《敦煌變文述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 年），頁 23。

¹⁶ 〔日〕金岡照光原編，李寧平、孫亞英譯《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東京：東洋文庫，1971 年），譯文載《社會科學》1983 年第 5 期、1984 年第 1 期，頁 119-122、頁 87-91。

¹⁷ 饒宗頤《敦煌曲》（巴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1971 年），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 8 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年），頁 723-725。

¹⁸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年），頁 71-72、1008-1009。

¹⁹ 金泰寬《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八相變」、「破魔變文」、「降魔變文」與佛經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84 年），頁 150。

²⁰ 任半塘《唐戲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875-876。

²¹ 周紹良〈《敦煌變文集》中幾個卷子定名之商榷〉，《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3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2-23、〈《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校注并跋〉，頁 12-18。

經》在細節上與《佛本行集經》有較大出入，是俗講僧人化合諸經，結合中國歷史故事和民俗風習，自由創作而成，因其創造的成分很大，故自稱為「經」；並指出 S.2440V1 所抄十二段「吟詞」，是對《經》中吟誦的摘錄²²。1987 年，李正宇對 S.2440V1 所抄韻文作了校釋和評述，擬題「釋迦因緣劇本」，認為此卷係晚唐時期講述釋迦牟尼從出生到出家證道的獨幕劇本，是從變文《太子成道經》脫胎出來的新品種²³。1989 年，曲金良對李文的校釋和重點討論的「隊仗白說」、「臨險吟」、「老相吟」等關鍵詞進行辨正，認為該卷並非「劇本」，而是從《太子成道經》中選摘抄錄並附加小標題的「韻語吟詞」，應擬題為《《太子成道經》韻抄》²⁴。1991 年，歐陽友徽認為該卷其實是據《太子成道經》改編成的以舞隊為主體、進行分角色表演故事的歌舞戲演出腳本²⁵。1992 年，羅宗濤據《太子成道經》的後題為《悉達太子讚》，認為「經」等於「讚」；又以唐代佛寺中的變相常稱「某某經變」，懷疑《太子成道經》為《太子成道經變》的省略²⁶。1995 年，曲金良分析了《經》與《因緣》在敘述上不同：前者鋪敘故事重在宣揚佛教的「經」理，後者則是為了「尋成佛之因由」而生發出來的「緣」因²⁷。1997 年，黃征、張涌泉將 S.2440V 所抄吟詞擬題為「太子成道經吟詞」，稱該篇「乃抄撮《太子成道經》變文或《八相變》中吟詞而成，是一種節本，旨在供變文演說時配合吟唱者執以吟唱，與後世獨立構思創作的有完整情節的劇本不同」²⁸。1999 年，伏俊璉認為當變文中不稱引佛經，重點鋪敘描繪有趣熱鬧的故事時，就可以稱「經」，如：《太子成道經》，佛經中雖沒有以「太子成道經」為名的原典，但還是保留了「經」的稱謂²⁹。

2000 年，陸永峰對《經》和《因緣》的內容、情節、字詞及散文韻語的運

²² 白化文〈對可補入《敦煌變文集》中的幾則錄文的討論〉，《敦煌學輯刊》1986 年第 1 期，頁 41-50。

²³ 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敦煌研究》1987 年第 1 期，頁 64-82。

²⁴ 曲金良〈敦煌寫本 S.2440V7 原卷考辨——兼及《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的商榷〉〉，《敦煌研究》1989 年第 3 期，頁 63-73。

²⁵ 歐陽友徽〈敦煌 S.2440V7 寫卷是歌舞戲腳本〉，《西域研究》1991 年第 3 期，頁 65-73。

²⁶ 羅宗濤《石窟裏的老傳說——敦煌變文》（北京：九州出版社，1992 年），頁 23。

²⁷ 曲金良《敦煌佛教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頁 144-145。

²⁸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82。

²⁹ 伏俊璉〈論講經文與變文的關係〉，《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12-113。

用作了精細的考察，發現二者情節大同小異，行文和具體字句也都相似，《因緣》較《經》表現出語言通俗化、韻文散體化、情節曲折化等特點³⁰。2004年，胥洪泉對《經》中「右脇出身胎」、「袖中生」、「九龍吐水」、「三從」等文化觀念進行探討，揭示出其中蘊含的本土與外來的特殊因素³¹。2005年，俞曉紅比較了《經》與《因緣》的佛典來源和故事情節，指出《因緣》較《經》的韻文減少而散文增多，體現出變文逐漸從講唱文學走向閱讀文本的接受過程；《因緣》內容比《經》豐富，《經》應早於《因緣》出現³²。2010年，荒見泰史指出《因緣》與《經》及其相關寫本在題名與內容細節上雖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大致相同，二者文字上共用了不少句子和韻文，認為《經》的出現在《因緣》之後，《經》是從《因緣》發展而來的³³。2011年，高國藩就《因緣》中顯示的世俗化和中國化內容進行考察，指出《經》對印度故事作了脫胎換骨的改變，將真實的佛陀傳改編成中國民間佛教的神化故事³⁴。2013年，喻忠傑、劉傳啓分析了《經》與《因緣》的故事情節，認為李正字將S.2044V1定為「釋迦因緣劇本」最接近其本來面目³⁵。2015年，郝春文指出S.2044V1的內容除「吟詞」外，尚有「隊仗白說」、「大王吟」等確定「吟詞」唱誦者以及「迴鸞駕却」規定場景及動作的按語，表明本件具有演出腳本的功能，據以擬題為「釋迦因緣演出腳本」³⁶。2015年，張涌泉對新發現的四件與《經》相關的寫本作敘錄，包括一件押座文（P.2091V）、一件正文（Дх.2114）、一件解座文（Дх.6258）及一件存疑的變文（Дх.1225）³⁷。2016年，黃喚平考出P.3128V所抄《太子成道經》解座文，實為《妙法蓮經講經文》的解座文³⁸。同年，蔣勤儉從《經》文所寫淨飯王夫婦求子的場景中尋繹

³⁰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24-132。

³¹ 胥洪泉〈《讀〈太子成道經〉三題〉〉，《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頁165-168。

³² 俞曉紅〈唐五代白話小說的佛傳體裁論源〉，《河西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頁50-63。

³³ 〔日〕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頁3-38、116-117、251、253。

³⁴ 高國藩〈敦煌本《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與世俗化——兼與星雲大師《釋迦牟尼傳》比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頁16-22。

³⁵ 喻忠傑、劉傳啓〈敦煌所見三種戲劇寫本謄錄〉，《敦煌學輯刊》2013年第3期，頁141-146。

³⁶ 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2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106。

³⁷ 張涌泉〈新見敦煌變文寫本敘錄〉，《文學遺產》2015年第5期，頁136-137、148。

³⁸ 黃喚平《敦煌文獻中的〈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頁34-37。

出敦煌民衆日常求子的風俗³⁹。此後，李毓琳就《經》與《因緣》中體現的中國化、世俗化的故事情節做了考證⁴⁰。2017年，劉秋蘭對八件《經》和四件《因緣》寫本做詳實的敘錄、研究，指出《因緣》與《經》除開頭的押座文和結尾處世尊解救耶輸母子火難的情節不同外，其餘大抵近同⁴¹。同年，張家豪指出《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與《太子成道經》所述本生故事十分相近，二者或有因襲、或同源⁴²。2018年，譚茹考出 P.3128V 所抄韻文爲《太子成道經》的解座文，首次將該卷與 S.2682V 綴合成一件首尾完整的全卷；認爲《太子成道經》係據《佛本行集經》演繹的變文故事，雖以「經」命名，但從句式、押韻、題材、結構看，它並非經文或講經文，而是一篇情節完整、故事生動的講唱「變文」⁴³。

不難看出，經過幾代學人一個世紀的孜孜努力，學界對《太子成道經》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及其相關寫本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出現了精心校錄、不斷修訂、日臻完善的整理本，爲學界的研究奠定了較爲堅實的基礎。同時，前賢還從題材、內容、情節、用語、文本形態、作品屬性、講唱藝術及其創作、抄寫時代等方面，對《經》和《因緣》做了比較全面深入的考證研究，基本弄清了《經》與《因緣》的題材內容、情節結構及其散韻結合的講唱特徵，大體考明了其成立和流行的時代，揭示了寫本時代文本形成中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如：讚文可充作押座文，獨立成篇；《經》中的吟詞或摘錄單行等等。

然而，其中也還遺留有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有待深究，如：《太子成道經》，作爲《敦煌變文集》所收 87 種俗文學作品中唯一以「經」自名的「變

³⁹ 蔣勤儉《敦煌文學中的產育民俗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46-50、52-71；〈從《太子成道經》求子情景探究敦煌求子風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頁52-62。

⁴⁰ 李毓琳《敦煌本〈佛本行集經〉及其演繹作品調查與研究》（金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頁50-52。

⁴¹ 劉秋蘭《敦煌文獻中的太子成道故事變文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5-93；〈敦煌文獻中太子成道變文寫本敘錄〉，《國學》第4集（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頁257-289。

⁴² 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講經文（擬）》探析〉，《敦煌學》第33輯，2017年8月，頁143。

⁴³ 譚茹〈寫本情境下 S.2682 + P.3128 綜合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頁22-26。

文」，它究竟是「經」還是「變文」？它怎麼形成的？它的內容情節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大致相同，但其題名卻顯出「經」與「因緣」之別，這種差異的具體表現是什麼，其間的關係怎樣？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做一點粗淺的探討。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指教。

三、寫本述論

經過前輩學者的廣泛搜求，敦煌文獻中現存《太子成道經》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寫本已搜集全備。《經》計存九件寫本，即：P.2999、S.548V、S.2682V+P.3128V、S.2352、P.2924、P.2299、S.4626、BD6780（北 8436；潛 80）和 Dx.2114；此外，還有與之內容相關的三件押座文和一件吟詞，即：S.2440、P.2091V、羽 675 和 S.2440V1，總計十三件。《因緣》計存四件寫本，即：龍 48 號（龍谷大學藏卷）、S.3711V、S.5892、Dx.1225；另有內容相關的《悉達太子讚》三件：BD7676V（北 8441；皇 76）、S.5487、S.6537V 等，總計七件。下面對其形製、內容、抄寫時代等略作說明，並就存有爭議的 S.2440V1 和 Dx.1225 兩件寫本進行討論⁴⁴。

（一）《太子成道經》及相關寫本敘錄

1. P.2999

卷軸裝，護首題「成道經壹卷 波達多」。首尾全，正、背面連抄，起「我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訖尾題「太子成道經壹卷」，後有題識：「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誰人樂者，尋成佛因由，則[知]微細，甚精妙也。」存 199 行，行 20 字左右。本卷「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抄於五代至宋初。

2. S.548V

卷軸裝，正面抄《佛名經》（16 卷本）卷 2；背面抄本篇，首殘尾全，起

⁴⁴ 本文所引用之 P.2999、S.548V、S.2682V+P.3128V、S.2352、P.2924、P.2299、S.4626、BD6780、S.2440、S.2440V1、P.2091、S.3711V、S.5892 等寫卷內容、圖片均出自『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cl.cn>（2023.3.25 上網），不再另行加註。本文其他各寫卷內容之引文來源，除非有特殊狀況，須援引不同來源的照片或校記以作說明，亦均僅作一次註釋。

「剗身千龕」句末字，訖「受法爲法子」句，後有題識：「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誰人樂者，尋成佛因由，則知微細，極甚精妙也。」卷末題記：「長興伍年（934）甲午歲八月十九日，蓮臺寺僧洪福寫記諸（之）耳。僧惠定池（持）念讀誦。知人不取。」存 222 行，行約 20 字。本卷「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云」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據題記，本篇抄於後唐長興 5 年。

3. S.2682V+P.3128V

S.2682，卷軸裝，正面抄《大佛名懺悔文》，首尾俱殘，前 4 行上端殘破，末行殘存右側極小部分字畫，起「所以然者」句後 2 字；末行殘損，可辨識存文訖倒數第 2 行「是故經言」句前 3 字；背面抄本篇，首全尾缺，首行題「惠深之書」，墨迹較淡；中空 3 行，第 4 行起抄本篇，首尾全，起「我大師釋迦如來求菩提緣」，訖「雪山修道證菩提」，存 274 行，行約 21 字。本卷「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云」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應抄於五代至宋初；《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下文簡稱《英圖》）敘錄定爲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⁴⁵。

P.3128，卷軸裝，正面抄《大佛名懺悔文》，首缺尾全，首行殘存左側大部分字畫，起「言煞害之罪」，訖「兩舌間構」；背面依次抄《社齋文》、《曲子詞》、《解座文》及《太子成道經》尾部的解座文，後兩種爲倒書。《解座文》起「先開有教益群情」，訖「來遲莫遣阿婆嗔」，凡 16 行，行 21 字。湯君據同卷所抄《望江南》調〈邊塞苦〉、〈龍沙塞〉、〈曹公德〉等曲子詞反映的時代，考定本卷抄於後晉開運 4 年（947）三月之後⁴⁶。

比照《大正藏》本《佛說佛名經》卷 5，S.2682 正面倒數第 2 行末 3 字「是故經」，與 P.3128 正面第 1 行首端 5 殘字「言煞害之罪」相連成句，前號末行的殘畫與後號首行的殘畫拼合成完整的 1 行 23 字，即：「言煞害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S.2682V 末行末句「雪山修道證菩提」，與

⁴⁵ 方廣錫、〔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47 冊《條記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1。

⁴⁶ 湯君〈敦煌曲子詞與河西本土文化〉，項楚主編《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2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92。

P.3128V 倒書的首行首句「先開有教益群情」前後銜接，兩卷正背面均可綴合如一（參圖 1-1、1-2）⁴⁷。綴合後，原來殘斷的兩卷，變成首尾完具的整卷，背面所抄《太子成道經》，起「我大師釋迦如來求菩提緣」，訖「來遲莫遣阿婆嗔」，計 290 行，行 21 字，應為五代後晉開運 4 年之後的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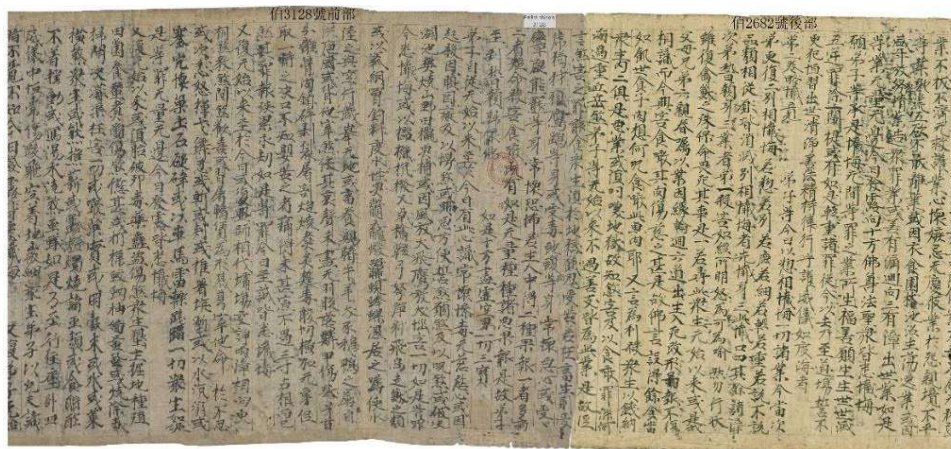


圖 1-1：S.2682+P.3128《大佛名懺悔文》綴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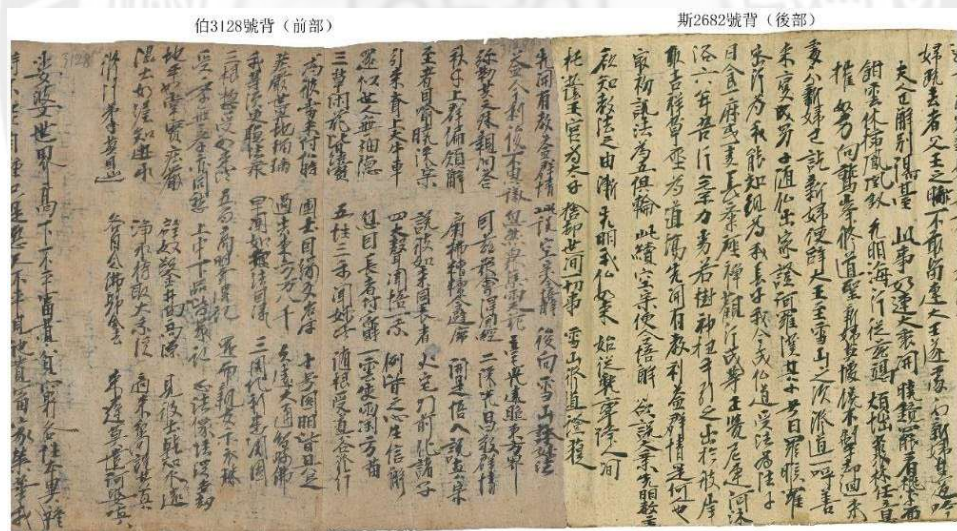


圖 1-2：S.2682V+P.3128V《太子成道經》綴合圖

4. S.2352

卷軸裝，正面抄《無量壽宗要經》兩件。背面抄本篇，首尾全，起「我大師釋迦牟尼」，訖尾題「太子成道經一卷」，後有題識：「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誰人樂者，尋成佛因由，則[知]微細，甚精妙也。」存 188 行

⁴⁷ 綴合圖承蒙友生鄧博方幫忙製作，謹此致謝！

（含正面抄 15 行、背面抄 173 行以及抄寫於正面二紙天頭的 60 餘字），行約 20 字。因受紙張限制，本篇分四段抄寫：第一段，背面起首從第 9 行起抄 165 行；第二段，轉到正面抄 15 行；第三段，轉到背面起首抄 8 行；第四段，轉到正面首二紙天頭抄 60 餘字。本卷所抄《太子成道經》「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抄於五代至宋初；《英圖》敘錄定為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抄本⁴⁸。

5. P.2924

卷軸裝，正面抄《比丘尼懺單波夜提文》，為北朝抄本。背面前 5 行為雜寫，抄《悉達太子讚》及敘述尸毗王、月光王、寶燈王精修苦行的本生故事，後廢棄。第 6 行起抄本篇，首尾俱無，起「尸毗王時割股{頤}求（救）其鴿鳩」⁴⁹，訖「宮中謀悶」句首字，存 77 行，行約 20 字。卷中「世」、「葉」均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抄於五代至宋初。

6. P.2299

卷軸裝，正面抄本篇，首全尾缺，篇內有提示內容的小標題，如「弟二下降閻浮拓胎相」、「第三王宮誕質相」、「第四納妃相」、「弟五逾城出家相」等；起「爾時淨飯大王為宮中無其太子」，訖「遂遣車匿問」，存 110 行，行約 21 字。卷中「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應抄於五代至宋初。

7. S.4626

卷軸裝，正面抄本篇，首全尾缺，起「我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訖「經題名目唱將來」，存 38 行，行約 23 字。卷中「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為五代至宋初的抄本。

8. BD6780（北 8436；潛 80）

卷軸裝，正面抄本篇，首尾皆殘，通卷上下邊殘缺，前部上下端殘損 1 至 2 字，後部上下端殘損 5 至 6 字。存 201 行，行 10 至 27 字不等，起「薩埵王子

⁴⁸ 方廣錫、〔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39 冊《條記目錄》，頁 6。

⁴⁹ 「頤」為「股」的音近衍文，當刪。

時」句後 3 字殘畫，訖卷末《解座文》末句「救度衆生無等倫」首字殘畫。本卷行文、結構及字句內容皆與 S.2682V+P.3128V 近同，兩卷屬同一系統的不同抄本。卷中「世」及「迦葉」的「葉」字不缺筆，「葉上身」及「葉敷榮」的「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爲五代至宋初的抄本；《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下文簡稱《國圖》）之《條記目錄》定爲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⁵⁰。

9. Dx.2114

卷軸裝，正、背面連抄，首全尾缺，起「上從兜率降人間」，訖「投崖施虎」，存 21 行（正面抄前 20 行，末行抄於背面），行約 21 字。前 14 行抄押座文，後 7 行抄釋迦牟尼的本生故事，押座文和本生故事的次序與前述 8 卷相反。卷中「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爲五代至宋初的抄本；孟列夫《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下文簡稱《孟錄》）定爲 9-11 世紀寫本⁵¹。

10. S.2440R4

卷軸裝，正面依次抄《維摩押座文》、《三身押座文》、《某經解座文》、《八相押座文》、《某經押座文》、《溫室講唱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本篇首題「八相押座文」，起「始從兜率降人間」，訖「不似聽經求□□（解脫）」，存 18 行，行 21 字。前 4 句，原無，後補抄於一張紙條上，貼補在首題上方。卷中「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作「𠂔」形，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爲五代至宋初的抄本；《英圖》敘錄定爲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抄本⁵²。

11. P.2091V3

卷軸裝，正面爲隋大業 9 年（613）沙門曇咬書《勝鬘義記》卷下，背面依次抄《無常經疏》、《百法手記》和本篇，存 9 行，行約 25 字，首行前 4 字作「俞成（逾城）日文」，下接書「上從兜率降人間」，訖「清涼高調唱將

⁵⁰ 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93 冊《條記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頁 15。

⁵¹ 〔俄〕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75。

⁵² 方廣錫、〔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41 冊《條記目錄》，頁 4。

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題為「俞成日文」⁵³，據內容當是押座文。卷中「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避諱改形作「𠂔」，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為五代至宋初的抄本。

12. 羽 675

卷軸裝，正面前部抄本篇，存 13 行，行約 22 字，起「上從兜率降人間」，訖「清涼高調唱將來」，內容與 P.2091V3 近同；第 9-11 行之間，倒書「万 = 千 =」，詩格不然。言語到（倒）錯，取地取天。那來羸弱，不如坐禪」等 2 行文字；第 14-18 行書「□□□□，八角般運……八角造食，鹹味不殘」等文字。

《敦煌秘笈》擬題「太子成道經變文」，敘錄稱原題名「聖太子歌」⁵⁴。據內容，應為《押座文》。卷中「世」字不缺筆，「葉」所从「世」避諱改形作「𠂔」，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為五代至宋初的抄本。紙背左側首行下部鈐朱印「木齋審定」，上部墨書「張恩會文字」；右側大寫兩「佛」字。

13. S.2440V1

卷軸裝，背面中部抄本篇，存 22 行，行 23-26 字，前 18 行與後 4 行所抄內容和字迹大小均不同。前段字形略小，起「隊杖白說」，訖「不掣却迴來」，皆為五言或七言韻語，每首韻語前大都有「XX 吟」的提示語，如「大王吟」、「夫人吟」、「相吟別」、「婦吟別」、「四（死）吟」、「臨險吟」、「修行吟」等，提示語上方多標有「△」符號以作區隔。後段字形略大，起「長成不戀世榮華」，訖「說此三乘微妙法」。原卷無題，前段小字所抄為《太子成道經》中「吟詞」的摘錄，其中「葉」所从「世」避諱改形作「𠂔」，係承自唐代的避諱改形字，當為五代至宋初的抄本；後段大字所抄源自《八相押座文》。《英圖》敘錄定為 9 至 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⁵⁵。有關本卷的性質、擬題等，學界爭論不一，詳參下文考述，此不贅。

上列十三件寫本中，前九件為《經》本，後四件為獨立成篇的《押座文》或從《經》文中摘錄的吟詞，其抄寫年代都在晚唐五代至宋初。

⁵³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04。

⁵⁴ 〔日〕吉川忠夫編《敦煌秘笈》影片冊 9（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13 年），頁 33-34。

⁵⁵ 方廣錫、〔英〕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41 冊《條記目錄》，頁 5。

(二)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及相關寫本敘錄

1. 龍 48 號

卷軸裝，正面抄本篇，首尾完整，8紙，存228行，行約27字，起首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訖「惣交親自見慈尊」；末附〈無常〉、〈壁畫和尚〉兩詩。背面題「大智度論釋經學空不證品第六十、卷第七十六」及「于闐冊禮磐若先排使張宗瀚留殘此本」。周紹良據書法及卷尾附題兩詩，推定本篇抄於晚唐或五代⁵⁶。

2. S.3711V

卷軸裝，正面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233 初分難信解品第卅四之五十二；背面抄本篇。首全後缺，存 29 行，首行雜書「道場」2 字，次行起首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訖「爲求无上菩」句末字。卷背有「癸未年三月」的雜寫，金岡照光將「癸未年」推定爲 863、923、983 年⁵⁷。卷中「世」字皆不缺筆，當爲五代至宋初的抄本，應抄於 923 或 983 年。

3. S.5892

冊頁裝，依次抄《地藏菩薩經十齋日》、《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辭娘讚文》、《入山讚文》（存題）、《無相法身禮》。本篇存 11 行，行約 8-10 字，起首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訖「慈母搥胸發大聲」句前 2 字。末有題記：「甲戌年三十日三界寺僧沙你（弥）法定師（書）記耳。」其中的「甲戌年」，土肥義和定爲 974 年⁵⁸。

4. Dx.1225

冊頁裝，存半葉 4 行，行 8-9 字，起「後因甚處燒香求願」，訖「後又耶輸綵女前生有（後缺）」，《孟錄》擬題「太子成道變文」，並指出《敦煌變文集》已刊載的殘卷中無此經文，定爲 9-10 世紀寫本⁵⁹；《俄藏敦煌文獻》從之

⁵⁶ 周紹良〈《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校注并跋〉，頁 15。

⁵⁷ 〔日〕金岡照光著，李寧平、孫亞英譯〈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社會科學》1983 年第 5 期，頁 231。

⁵⁸ 〔日〕土肥義和《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東京：汲古書院，2015 年），頁 1128。

⁵⁹ 〔俄〕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冊，頁 590-591。

題名。荒見泰史據以定為講唱體類《太子成道變文》⁶⁰；張涌泉認為本件「是否確為《太子成道經》殘文仍是疑問」⁶¹；劉秋蘭認為從卷中的「太子」、「王宮」、「苦行」、「耶輸綵女」等字詞看，似乎與太子成道故事變文的內容相關⁶²。從內容看，本件當為《因緣》的異本，具體討論參下文。

5. BD7676V（北 8441；皇 76）

卷軸裝，正面抄《勸善文》，背面抄本篇，首尾完整，存 22 行，行約 21 字，首、尾題皆作「悉達太子讚一本」。讚文起「迦維衛國淨飯王」，訖「救度眾生無等人（倫）」。卷中「世」字不缺筆，當為五代至宋初抄本；《國圖》敘錄定為 9-10 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⁶³。內容與龍 48 號《因緣》卷首的押座文近同。

6. S.5487

卷軸裝，正面抄本篇，首尾全，存 31 行，行約 14 字，首、尾題皆作「悉達太子讚一本」，讚文起「迦維衛國淨飯王」，訖「救度眾生無等倫」。卷中「世」字不缺筆，當抄於五代至宋初。內容與龍 48 號《因緣》卷首的押座文近同。

7. S.6537V12

卷軸裝，背面依次抄《養男契》、《放妻書》、《家童再宜放書一道》、《遺書一道》、《兄弟分書》、《社條》、《慈父與男委曲》、《慈父遺書一道》、《放妻書一道》、《社條二通》、《阿郎放奴婢書一道》、《太子修道讚文》、《詞集》、《大唐新定吉凶書儀一部并序》及雜寫，第十二篇抄本讚，首全後缺，起首題「太子修道讚文」，首句為「加維衛國淨飯王」，訖「發遣車匿却迴歸」，存 9 行 21 句。同卷所抄《慈父遺書一道》中「世」字皆不缺筆，本卷應抄於五代至宋初。內容與龍 48 號《因緣》卷首的押座文近同。

前述七件寫本中，含四件《因緣》、三件《悉達太子讚》，其中僅龍 48 號、BD7676V、S.5487 三件首尾完整，都抄於五代至宋初。

⁶⁰ [日] 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頁 15。

⁶¹ 張涌泉《新見敦煌變文寫本敘錄》，頁 137。

⁶² 劉秋蘭《敦煌文獻中的太子成道故事變文研究》，頁 26。

⁶³ 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98 冊《條記目錄》，頁 16。

（三）存疑寫本論考

1. S.2440V1 的性質與功用

前文已述，學界對 S.2440V1 所抄韻文的性質，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直爭論不休，迄今未達成共識。整理比較相關寫本的內容後，筆者以為對其性質和功用的認識，應還原到晚唐五代講唱文學作品的語境中去討論。20 世紀末以來，眾多前輩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出：應當以「寫本學」、「原生態」的方法來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盡可能還原它們生成和傳播的過程⁶⁴。就 S.2440V1 所抄韻文來說，前賢主要有兩種觀點：（1）它是對《太子成道經》吟詞的摘錄，以白化文、曲金良、黃征等為代表；（2）它是有關太子成道或釋迦因緣的歌舞劇本或舞臺腳本，以饒宗頤、李正宇、歐陽友徽、郝春文、喻忠傑等為代表。究竟哪種說法更符合當時講唱作品生成和流通的語境呢？

回到 S.2440V1 的內容，該卷主要由分成若干段落的七言韻語構成，多數韻語段落前標有「XX 吟」的所謂「小標題」；韻語行間旁書兩條與情節相關的文句，即「青一隊黃隊，熊踏」和「迴鸞駕却」。關於 S.2440V1 內容的來源，相關學者都一致認為摘錄自《太子成道經》中用來唱誦的七言韻語。比對原卷，所謂「XX 吟」的「吟」也多本自經文。考慮到敦煌俗文學作品中一些用於唱誦的韻語類作品，大多可以獨立成篇，自由流通。如前文所述 BD7676V、S.5487 和 S.6537V12 三件《悉達太子讚》，本為單獨流通的文本，但該讚文的內容與龍 48 號開頭部分的押座文除個別字詞句有異文外，大抵完全相同，說明獨立流通的讚文亦可用作押座文，構成《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一部分，它們是靈活通用的。張芷萱曾對敦煌文獻中的押座文類寫本做過集中研究，她發現押座文可以從變文的抄寫中分離出來，敦煌文獻中大量單獨成篇的押座文抄於同一寫卷的現象就是最好的證明，如：S.2440 卷正面抄寫的《維摩經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八相押座文》、《溫室經押座文》及其背面所抄的《押座文》；P.3210 正面抄寫的《維摩經押座文》、《溫室經押座文》（原卷缺題），S.3728 背面抄寫的《左街僧錄大師押座文》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

⁶⁴ 具體的列舉和引述，詳參伏俊璉〈敦煌文學寫本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1 期，頁 2-4。此不贅舉。

座文》等，抄者將多篇押座文抄於一卷，便於收藏、攜帶和講唱。這些抄有大量單獨成篇的押座文的寫卷，很有可能為某個人或群體所有，而且這個人或群體應該負責變文講唱活動中押座文的講唱⁶⁵。由此看來，將 S.2440V1 的內容視為摘錄自《太子成道經》中的吟詞，與當時用於唱誦的韻語類作品可以獨立流通的語境是相合的。相反，若將其視為歌舞劇本或舞臺腳本，反而顯得與同卷所抄文本的性質格格不入。

至於每段韻語前標注「XX吟」的字樣，則應為「場景提示語」，說明該段韻語在什麼場合吟唱，從而實現與講說部分內容的即時「鏈接」。同樣，「青一隊黃隊，熊踏」和「迴鸞駕却」也屬於類似的場景提示語。與「青一隊黃隊，熊踏」近同的內容，也見於 P.2976 劉瑕《溫泉賦》：「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擎（擎）背。朱（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珮珂兮金縷鞍。」此句所寫為皇帝行幸溫湯時的儀仗，與《太子成道經》中淨飯王攜夫人前往天祀神邊求子的隊仗近似；而「迴鸞駕却」四字本身就出自經文內「迴鸞駕却入宮中」句，故兩處旁注其實也是用來提示吟誦情景，讓唱誦者親身「代入」，身臨其境，繪聲繪色地融入其中，如此講唱，方能真正感染、打動聽眾。

那麼，當時的講誦法師為什麼要將這類韻語摘錄出來呢？其目的和功用何在？這是因為「散文講說故事部分，只要記住梗概，臨場可以發揮，差幾句不要緊。『吟』是不能差的。所以單抄備忘或供臨場使用」⁶⁶。這種摘錄韻語以「備忘」的方式，不僅存在於晚唐五代時的敦煌，凡涉及講唱韻文的場合，都有類似的做法。如梅維恒曾引用思蘊《說書有無腳本？》中相關的記述：「藝人們傳承故事（包括詞句、聲調、動作、表情等等）是通過口傳，而不用腳本。但有時故事的某些部分有文字本子，這往往是韻文部分。說書人強調必須熟記——一詞一字都不得更改。另一方面，他們在口說的散文部分則隨意得多。這與印度講唱傳統的歷史情況完全相同⁶⁷。」可見，摘錄韻文部分，主要是為了集中記誦，以免臨場忘詞，這是講唱藝人自古以來的傳統⁶⁸，或許也正是敦

⁶⁵ 張芷萱〈敦煌文獻《破魔變》創作、抄寫時間新考〉，《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第 9 期，頁 86。

⁶⁶ 白化文〈對可補入《敦煌變文集》中的幾則錄文的討論〉，頁 48。

⁶⁷ 〔美〕梅維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徐文堪校《唐代變文》（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頁 130；英文原著（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 年），此據漢譯本。

⁶⁸ 承蒙浙江大學汪維輝教授教示：「後來的諸宮調、元雜劇的早期文本也主要是曲文，賓白往

煌文獻中大量講唱類韻文作品獨立流通的真正原因吧。

今人脫離當時藝人摘錄吟詞的實際需要的語境，僅憑其中的情景提示語就認定 S.2440V1 所抄《吟詞》是分角色演唱的歌舞劇本或舞臺腳本，甚而認為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漢文劇本」，「是我國戲劇史、文學史上的新記錄。它的出現，意味著戲劇的正式誕生」⁶⁹，這恐怕是有違其實的。

2. Дх.1225 殘卷內容略考

如前所述，前賢有關 Дх.1225 的題名和定性尚存疑問，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仔細比對本卷內容與《因緣》相關的段落，不難發現：Дх.1225 與《因緣》押座文後「法師解說義段」的第 3-4 行在行文用語上頗為近似（參表 1），二者均以發問的方式講述淨飯王與摩耶夫人如何求得太子、太子不戀世俗歡愉而堅修苦行等，藉此引起聽眾的好奇心，吊其胃口，使之聚精會神，靜心聽講。如果說《押座文》的唱誦是為了「鎮靜」，那麼法師解說「義段」的連環問便是為了令聽眾「安心」。比較可知，2 卷發問的內容大致相同，僅言辭稍別，它們很可能是不同的法師用來解說《因緣》義段的不同文本。故 Дх.1225 並非《太子修道變文》，而是《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異本，似可據以擬題。

表 1：龍 48 與 Дх.1225「解說義段」之比較

龍 48《因緣》	Дх.1225《太子修道變文？》
其魔耶夫人自到王宮，並無太子，因甚於何處求得太子，後又不戀世俗，堅修苦行？其耶輸綵女修甚種果，復与太子同為眷囑（屬）；更又羅睺之子，從何而託生，如何證得真悟，同登正覺？小師略与門徒弟子解說，惣交（教）省知。 ⁷⁰	後因甚處燒香求願得其太子？為何苦惱不樂王宮，堅修苦行？其耶輸綵女前生有（後缺） ⁷¹

四、文本比對

往是没有的，這與 S.2440V1 僅抄吟詞是相同的，可以為之提供旁證。」俞為明〈探尋元雜劇的真實面目（代序）〉中也明確提到：「從三十種雜劇的刊本形態來看，其底本當是元代民間戲曲藝人的抄本，元代民間戲曲藝人稱之為『掌記』，這種抄本是供戲曲藝人背記唱詞時使用的。」參元·關漢卿等撰《元刊雜劇三十種》（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 年），頁 5。

⁶⁹ 李正宇〈晚唐敦煌寫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頁 64、80。

⁷⁰ 龍 48，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校錄見頁 91-92，圖版見頁 210。

⁷¹ Дх.1225，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第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圖版見頁 23。

整理《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文本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二者的內容情節大同小異。具體說來，大同主要表現在故事內容和相關情節上，小異指在開頭、結尾部分和一些細節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經》與《因緣》主要講述釋迦牟尼前世精修苦行而後上升兜率陀天，今生託胎、降生、娶妻、遊觀、出家、成道的故事。現將二者的大致結構和主要情節列表比對如下：

表 2：《經》與《因緣》的結構、情節比較

太子成道經（尾題） （以 P.2999 為例） 系統一	太子成道經（擬題） （以 BD6780 為例） 系統二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首題） （龍 48）
—	—	悉達太子押座文 （可獨立）
—	—	開題：解說義段
釋迦牟尼佛前世因緣	釋迦牟尼佛前世因緣	釋迦牟尼佛前世因緣
押座文（可獨立）	押座文（可獨立）	—
求神乞子	求神乞子	求神乞子
乘象入胎	乘象入胎	乘象入胎
後園遊觀	後園遊觀	後園遊觀
聖主降生	聖主降生	聖主降生
仙人占相	仙人占相	仙人占相
太子納妃	太子納妃	太子納妃
四門遊觀	四門遊觀	四門遊觀
出城遇僧	出城遇僧	出城遇僧
留香作別	留香作別	留香作別
指腹懷孕	指腹懷孕	指腹懷孕
踰城出家	踰城出家	踰城出家
耶輸產子 火坑受苦 世尊救難 母子出家	耶輸產子 火坑受苦 世尊救難 母子出家	耶輸產子，商議責罰 火坑受苦，燃香起誓 世尊救難，大王壓驚 送書發使，釋王疑心 世尊親臨，解說宿緣 世尊化佛，大王不識 羅睺認父，爲述前緣 摩頂授記，羅睺出家
尾題：太子成道經壹卷	苦行六年，修道成佛； 尼連沐浴，樹神引渡。	—
題記：尋成佛因由， 微細甚精妙。	解座文（可獨立）	解座文
—	悉達太子讚（可獨立）	詩二首 〈無常〉、〈壁畫和尚〉

通過列表比對，可以看出，《經》與《因緣》在文本結構、情節內容上的異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經》有兩種流傳系統，《因緣》與系統一更接近

《經》在流傳中主要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系統，二者在結尾處有明顯的差異：系統一在羅睺母子出家後，故事便結束了。後附尾題和一段題識：「此內及外，更有諸妙理，不及具細。誰人樂者，尋成佛因由，則[知]微細，[極]甚精妙也。」言此所述只是釋迦牟尼前世、今身修行成佛的故事梗概，其中還有諸多精妙的要旨，未及詳述。與此不同的是，系統二又多出一段講述釋迦苦行 6 年、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後說法度人的經歷：「日食一麻或一麥，長齋座（坐）禪觀行，成等正覺。尼連河沐浴，六年苦行，氣力劣若（弱），樹神把手引之，出於彼岸，取吉祥草座為道場。先開有教，利益群情，是何人也？最初說法，為五俱輪；此（次）續空宗，便令悟解。」這段增補「成佛度人」的內容，為釋迦牟尼今生的行迹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此後，系統二又以「欲說大乘，先明教主」引出《解座文》和《悉達太子讚》，以唱誦的方式「讚頌」佛主一生的經歷和事迹。比較可知，系統二後來的增補，使文本在內容和結構上更加完滿。這種增益，體現出《經》本「流動性」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經》本系統二中新增的這段文字，並不見於《因緣》中。就此而論，《因緣》與系統一的《經》本更接近。或者說，《因緣》是據系統一的《經》本改編的。

（二）《經》與《因緣》在整體結構和基本情節上高度相似，但也有少數別異

1. 結構上，二者都有押座文、解座文（指系統二的《經》本），但其具體內容和所處位置有別，表明儀式文本可隨意增減、替換，是附加在《經》和《因緣》正文之外的。

內容上，《經》的押座文總計 42 句，前 32 句是對《經》文內容的提煉和概括，後 10 句為押座文的儀式和格套，具有普適性；《因緣》的押座文，總計 60 句，內容與《悉達太子讚》大體相同（蓋以讚文充作押座文），僅個別字詞和 8 句的次序略有不同，都是對釋迦牟尼今生出家修道，父王、姨母、耶輸悲傷難過，耶輸產子、父王責罰而遭受火難、耶輸焚香求助、世尊救難等情節的

概括（二者押座文的不同，參表3）。位置上，《經》的押座文位於講述佛的前世因緣之後、淨飯王祀神求子之前；《因緣》的押座文則位於全文之首。

表 3：《經》與《因緣》押座文內容的比較

《經》（P.2999）之押座文（42 句）	《因緣》（龍 48）之押座文（60 句）
上從兜率降人間，託蔭王宮爲生相。 九龍齊溫香和水，淨（爭）浴蓮華葉上身。 聖主摩耶往後園，彩女頻（嬪）妃奏樂喧。 魚透碧波堪上岸（賞翫），无憂花樹（色）敢宜觀。 无憂花樹葉敷榮，夫人緩步彼中行。 舉手或攀枝餘（與）葉，釋迦聖主神（袖）中生。 釋迦慈父降生來，還中（從）右脇出身胎。 九龍吐水早是寶，千輪足下瑞蓮（蓮）開。 阿斯陀仙啓大王，此令（合）瑞應極禎祥。 不是尋常等閑事，必作菩提大法王。 前生以（與）殿下結良緣，賤妾如今豈敢傳（專）？ 是日耶殊再三請，太子當時脫指環。 長生不戀世榮華，默患王宮爲太子。 捨却輪王七寶位，夜半逾城願出家。 六時（年）苦行在山中，鳥獸同居爲伴	迦夷爲國淨飯王，悉達太子默無常。 誓求无上菩提路，半夜踰城坐道場。 太子十九遠離宮，夜半騰空越九重。 莫恠不辭父王去，修行暫到雪山中。 二月八日野（夜）踰城，行至雪山猶未明。 父王憶念號號（咷）哭，慈母搥胸（搥胸）發大聲。 雪山修道定安禪，苦行真心難更難。 日食一麻或一麥，鴉雀巢窠頂上安。 太子行至檀德山，出家修道有何難。 誓願發心離宮闕（闕），降魔修道度人天。 發遣車匿却迴歸，駉（朱）駉白馬淚雙垂。 車匿聞言聲哽咽，渾身自摸（撲）告夫人。 父王驚走出宮門，慈母號號（咷）問出因。 怨恨去時不相報，肝腸寸斷更無蹤。 父王爲子納耶輸，容顏美兒（貌）世間無。 綵女如仙都不故（顧），一心修道聽真如。 既爲新婦到王宮，將爲（謂）君心有始終。 准望百年同富貴，拋妾如今半路中。 踰城修道也從君，無事將鞭指妾身！ 六年恃（始）養宛（怨）家子，此事如何辯正真。 父王聞說可嘆（笑）怒，聖主聞聲大喚嗔。

侶。	苦說万般交（教）處置，中心更向阿誰陳。
日食麻麥求勝行，雪山修道證菩提。	勅下令交（教）造火坑，羅睺子母被駢行。
見人爲惡處強攢頭，聞道講經祥（佯）不聽。	合掌乾（虔）恭發願重，如來德（特）爲放光明。
今生小善惣不曾作，來世覓人[身]大教（煞）難。	武士擁至火坑傍，含啼淚落數千行。
火宅忙忙何日休，五欲中（終）朝（招）生死苦。	母身一个遭火難，乞惜懷中一子傷。
不似聽經求解脫，學仏修行能不能？	素手金爐焚保（寶）香，頭面殷懃礼十方。
能者嚴（斂）心合掌着，經題名目唱將來。 ⁷²	若是世尊親子息，火坑速爲化清涼。
	清淨如來金色身，多劫曾經受苦辛。
	今日出離三界外，救度衆生無等輪（倫）。 ⁷³

解座文，《經》本僅見於系統二，蓋後來所增益。總體看來，《經》與《因緣》的解座文在內容繁簡上有顯著的差異：《經》的解座文總計 54 句，內容由三部分構成，前 10 句概述釋迦牟尼從兜率陀天降生王宮爲太子、出家證道、說法度人的經歷（從「欲知教法之由漸」至「益今利後不思議」）；中間 40 句，每 4 句爲一小段，逐段講解《妙法蓮華經》中從〈序品第一〉至〈法師品第十〉等十品的內容（從「忽然衆集雨天花」至「上中下品皆蒙記」），實爲《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解座文，且是在整部《法華經》講完之後對各品內容的總結⁷⁴；後 4 句爲解座文的儀式格套（從「適來和尚說其真」）至「來遲莫遣阿婆嗔」），可施於所有的解座文末尾。《因緣》的解座文只是簡短的 4 句儀式格套，即：「更欲說，日將沉，奉勸門徒念仏人。合掌堦前聽取謁（偈），惣交（教）親自見慈尊。」

從《經》的解座文內容（中間 40 句）來看，解座文並非一定要與經文意旨相合，也可隨意借用其他現存的文本，《經》所借即《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解座文」；而《因緣》的押座文，則直接援用內容近似的《悉達太子讚》來

⁷²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圖版見頁 1。

⁷³ 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圖版見頁 210。

⁷⁴ 黃喚平《敦煌文獻中的〈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研究》，頁 34-37。

代替，這都表明押座文、解座文作為儀式文本的特點，即都是後來附加在《經》和《因緣》的文本上的，其內容可由俗講法師根據講說的實際情境隨意拆卸、替換。

2. 內容上，《因緣》較《經》多出「解說義段」的獨特內容，強調「法師」在俗講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

除了押座文、解座文的不同外，二者在內容上最大的差異就是：《因緣》在《押座文》之後多出一段「解說義段」的內容：

凡因講論，法師便似樂官一般，每事須有調置。曲詞適來先說者⁷⁵，是《悉達太子押座文》。且看法師**解說義段**，其魔耶夫人自到王宮，並無太子，因甚於何處求得太子，後又不戀世俗，堅修苦行？其耶輸綵女修甚種果，復與太子同為眷囑（屬）？更又羅睺之子，從何而託生，如何證得真悟，同登正覺？小師略與門徒弟子解說，惣交（教）省知。暫捨火宅，莫喧（喧）莫鬧，耆（聞）時應禍（和）。能不能，願不願？觀世音菩薩，大慈悲菩薩⁷⁶。

這是《因緣》中最特出的內容，介紹了法師在說唱故事中充當的重要角色，即除了講述，還需像「樂官」一樣「調置」情節，結合講說的內容，以抑揚起伏的曲調唱誦韻文，觸動感發聽眾內心「同情」的體會。《因緣》於「押座文」之後，專設「解說義段」一節，以發問的方式提振聽者的興趣，通過「能不能，願不願」、「耆（聞）時應禍（和）」這種一問一答的方式，與聽眾交流、彼此應和，既是活躍氣氛的最佳手段，也是俗講儀式中「題中應有」的必要內容。或許，正因為此段文字突顯出「法師」在講唱儀式中獨一無二的重要性，那波利貞才會在解說中稱《因緣》為「世界上唯一的史料價值最高的《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變文寫本」⁷⁷。

3. 情節上，在故事的尾聲階段，《因緣》較《經》更曲折繁複

《經》和《因緣》在敘述從釋迦佛的前世因緣到今生的求神乞子、乘象入

⁷⁵ 「曲詞」，筆者初稿將其屬上讀，作「調置曲詞」；後讀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其中將「曲詞」屬下讀，用在「是《悉達太子押座文》」之前，充當主語，文意妥帖，茲從之斷讀。

⁷⁶ 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圖版見頁210。

⁷⁷ 〔日〕那波利貞《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解說》，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一：敦煌佛教資料》，頁213。

胎……一直到踰城出家等情節，都大致相同。其後，在故事的尾聲階段，亦即矛盾衝突的高潮處，二者在情節上表現出驚人的簡繁差異：字數上，《經》僅用 300 字，以非常精練的文筆講述耶輸產子、大王責罰耶輸母子將其推入火坑、耶輸燃香求助、世尊救難、母子相隨出家修道等內容。與之相較，《因緣》則如潑墨般花費整整五倍於《經》的文字（1502 字）來敘述耶輸生下羅睺後，大王與群臣商議責罰耶輸母子的種種「苦楚」，最終選擇以火「博（燔）」之，擬活活地將其烘烤致死；耶輸燃香求助，世尊化解火難，大王贈送厚禮為耶輸母子壓驚，然其心中仍存疑慮，世尊覺察，又遣使致信父王，稱是馬鞭指腹化生之子；為徹底打消大王的疑慮，世尊又派大目乾連到宮中傳語，來日將親臨宮中為大王解說宿世因緣。其日世尊來到宮中，大王率羅睺參拜世尊，纔禮兩拜，世尊便化作千佛，大王無法辨識；最後由羅睺從第一尊佛禮拜到最後一尊，在佛主面前停住，辨識出世尊，世尊為他講述 6 年出生的前世因緣，隨後便剃髮出家。

不難看出，《因緣》較《經》增益出更為豐富曲折的情節內容，如：大王與群臣商議苦楚責罰耶輸母子，世尊遣使送書傳語釋除疑慮，大王釋疑後贈禮為耶輸母子壓驚，世尊親臨宮中為大王解說宿緣，大王攜羅睺一同參拜世尊、世尊巧化千佛免受大王參拜、羅睺禮拜千佛認出世尊等，使情節曲折往復、更富有戲劇性和神異性。

4. 敘述上，《因緣》較《經》更加散文化

《經》與《因緣》在行文上都是韻散結合，一段散說之後，即用一段韻文來概述散說的內容。但《因緣》在具體講述中表現出散說增多、韻文減少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刪除韻文

《經》文講述摩耶夫人夢見一孩兒乘六牙白象託胎右脇後，奏告大王，問其夢之徵兆，大王詢問大臣，大臣恭祝王將生貴子。大王聞說，歡喜非常。其後有一段吟詞：「始從兜率降人間，託蔭王宮為生相。九龍齊溫香和水，爭浴連（蓮）花葉王（上）身。」⁷⁸這四句韻文，《因緣》中相應的位置已刪棄不

⁷⁸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21 冊，圖版見頁 2。

用。

《經文》文末尾敘述耶輸燃香發願時，以七言詩吟唱：「却喚危中也大危，雪山會上亦合知。賤妾者一身猶乍可，莫交（教）孤負一孩兒。」耶輸辭別大王前往雪山修道，大王吩咐耶輸時吟道：「夫人已（既）解別楊（陽）臺，此是（事）如蓮火裏開。曉鏡罷看桃李面，紺（紺）雲休插鳳凰釵。無明海水從資（茲）竭，煩惱叢林任意摧。弩（努）力向鷲峯修聖道，新婦莫慵讒，不擎却迴來。」羅睺隨父出家，證得阿羅漢後，佛吟道：「爲我能知知（之），現爲我長子。我今成佛道，受法爲法子⁷⁹。」此所舉三首吟唱的韻文，在《因緣》中全都被刪除了。

（2）改韻爲散

《經》文敘述太子遊觀出南門遇見老人，遂問：「何名老人？」老人吟詩兩首以作答：「眼闇[都]緣不辯（辨）色，耳聾高語不聞聲。欲行三里二里時，四迴五迴歇頭（須[是]四迴五迴歇）。」「小（少）年莫笑老人頻，老人不奪小（少）年春。此老老人不將去，此老還留与後人⁸⁰。」這兩首詩，在《因緣》中依次變成：「眼暗都緣不弁（辨）人之形色，耳聾高語並不聞聲。若行三里二里之時，須是四迴五[迴]歇。」「少年君子，何用嘆之！此老我不將去，也還留与後人⁸¹。」《經》中整齊的七言，在《因緣》中改成了參差不齊的散體短句，用在講說的對話體中，更爲妥帖。

又如，經文言太子出西門碰到病兒，即問之：「則公一箇病，但是之（諸）人亦復如然？」病兒回答：「殿下尊高，並亦如是！」其後附一首五言詩：「拔劍平四海，橫戈敵萬夫。一朝床上卧，還要兩[人]扶⁸²。」與此詩相應的內容，在《因緣》中作：「拔劍敵兵萬衆，平得四海之人。一朝病卧在牀枕上，轉動猶須要兩個人扶⁸³。」原來齊整押韻的五言詩，已被改成六、八、九言參差不齊的散語。據項楚考證，這首五言詩也見於 BD3024（北 8437；雲

⁷⁹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1冊，圖版見頁4-5。

⁸⁰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1冊，圖版見頁3。

⁸¹ 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圖版見頁211。

⁸²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1冊，圖版見頁3-4。

⁸³ 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圖版見頁211。

24)《八相變》，後兩句作「一朝床枕上，起卧要人扶」，並指出此詩源自南朝梁釋亡名的《五苦詩》中的《病苦》：「拔劍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床枕上，回轉要人扶。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看獨向隅。」亡名出身南朝氏族，具有高度的中原文化修養，他後期的宗教詩，將外來的佛教義理與漢族固有的五言詩融匯在一起，對後來僧人的詩歌創作乃至敦煌的俗文學作品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⁸⁴。另外，此詩又見於 P.2188《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句的背記，其詩作：「案劍平四海，干戈（戈）却萬夫。一朝床上卧，動轉二人扶。」吉寧韻認為此詩是對正面疏文中「無常」一詞的演繹。《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由道液於上元元年（760）撰成，並在永泰元年（765）定稿，可知本《疏》抄成的時間當不早於此⁸⁵。也就是說，無名這首〈病苦〉詩撰成後一直為僧人傳抄引用，在晚唐五代時期的敦煌，它還被當地的俗講法師改寫成散體文。從此詩自梁代到五代的流傳和改寫，可知無名作品對敦煌俗文學作品確實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又如，經文敘述太子北門遊觀，遇見死人，便問：「即此一箇人死？諸人亦然？」喪王回答：「殿下！國王之位大尊高，煞鬼臨頭無處逃。死相[之]身皆若此，還漂苦海浪滔滔⁸⁶。」後四句七言詩，在《因緣》中改寫作：「國王位即尊高，煞鬼臨頭無逃死處⁸⁷。」整齊的七言壓縮改寫成了參差的六、八言。

上文所引《因緣》對《經》文韻語的刪除或改寫之例，都是俗講僧人在講說實踐中，根據實際需要作出的選擇，即為便於「講說故事」的敘述，而將原有的韻文刪改為散體文，此即從《經》到《因緣》的文體轉換中呈現出來的「韻文散體化」趨勢。

綜上所述，《經》與《因緣》雖然在內容、情節上大同小異，但小異之中

⁸⁴ 項楚〈敦煌文學雜考〉，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22-123；收入《項楚學術文集·敦煌文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2-4。

⁸⁵ 此所引疏文及其背記分別見於《法藏敦煌文獻》第 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90、208；錄文及分析參吉寧韻〈敦煌佛教寫卷漢文背記探微〉中有關 P.2188 卷疏文與背記的列表比對，未刊稿。

⁸⁶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21 冊，圖版見頁 3-4。

⁸⁷ 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圖版見頁 211。

透露出二者在結構、內容、情節和敘述上的種種隱微的特徵，如：《押座文》、《解座文》等，並非《經》文原有的，而是在俗講中根據講唱需要自由增刪替換的儀式文本，它們是靈活變通的，是可以作為「板塊」進行組裝的，這也相應地形成了講唱文本「流動不居」的特點；《因緣》中「解說義段」的內容表明法師在講唱活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核心角色；《因緣》較《經》在尾聲部分的情節更曲折繁複，突顯出《因緣》這種敘事文體區別於《經》的典型特徵；《因緣》在行文上更強調散體敘說，常常將《經》中的韻文刪除或改寫成散文，顯出「韻文散體化」的趨勢。

五、關係探討

前文已述，《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在內容和情節上大同小異，但在「題名」上，二者卻明顯不同：前者是「經」，後者為「因緣」。既是「經」，它的性質是什麼？

學界對此已多有探討，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 （一）矢吹慶輝推測它像《如來成道經》之類，都是假託的「佛傳類偽經」。
- （二）周紹良認為它是「講經文」，但釋藏中並無此經，當改題為「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
- （三）白化文認為它是俗講僧人化合諸經，結合中國歷史故事和民俗風習，自由創作而成的「經」。
- （四）李正宇認為在變文《太子成道經》出現之前，先已有佛經《太子成道經》傳世，並以 S.4162、P.2276《優婆塞戒經》卷末所附仁壽 4 年（604）題記中的「《太子成道[經]》一部」為證，認為該經即《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卷 15 著錄的偽經《佛說太子成道經》⁸⁸，首次明確《太子成道經》「偽經」的身分。
- （五）伏俊璉以為變文中不稱引佛經，重點鋪敘描繪有趣熱鬧的故事時，就可以稱「經」，如：《太子成道經》。

不難看出，矢吹慶輝、李正宇都認識到《太子成道經》應當就是《大周刊

⁸⁸ 李正宇〈晚唐敦煌寫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頁 64-82。

定衆經目錄》卷 15 著錄的偽經《佛說太子成道經》，這是值得肯定的。白化文提出它是俗講僧人化合諸經、結合中國歷史故事和民俗風習而自由創作的「經」，雖未明確點出其「偽」的性質，但闡明了該經是由俗講僧自由創作而成的，點明了「偽經」撰著的作者和編撰的方式。至於周紹良、伏俊璉因釋典中無其名，而將其定爲「講經文」，並認爲當改其題名；或是據以認爲即使變文中不稱引佛經，只要重點鋪敘描繪有趣熱鬧的故事，就可以稱「經」。只是，變文中這類鋪敘熱鬧的故事並不少，但除了《太子成道經》外，幾乎未見其他稱「經」的文本。所以，筆者同意前賢以爲「太子成道經」係「偽經」的判斷。

正因爲它是「偽經」，受到正統佛教的排斥，它才不見於歷代的《大藏經》中。然而出於維護正統佛典、禁絕偽經流行的需要，古代佛教經錄中常常將當時流行的偽經匯集一處，標舉其「偽撰」的性質，以禁絕其流通。其實，正因爲這類「偽經」融入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風俗習慣，在信仰性佛教盛行的敦煌才得以廣泛地流通，並因此而保存在藏經洞中流傳至今，爲我們研究當時民間偽經流通行用的實況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如：S.1612《丙午年比丘願榮轉經歷》中載有《佛說救護身命濟人疾病苦厄經》、《證明經》、《佛說要行捨身經》、《大慈教經》、《佛說父母恩重經》、《讚僧功德經》、《佛說齋法清淨經》、《佛說法句經》、《佛說禪門經》、《佛說大辯邪正經》、《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佛說像法決疑經》等 12 部。此《轉經錄》所載願榮轉讀的佛經總計 28 部，其中偽經就有 12 部，占總數的 42.8%，幾近半數，可見當時偽經在民間禁而不絕、盛行流通的實況！從中不難看出：疑偽經雖爲正統佛教所禁絕，作爲信仰型佛教經典，它們與真經其實是並行流通的，有的甚至因其篇幅短小、內容通俗淺顯，較真經更接地氣，更爲民衆喜聞樂見，譬如本文所論《太子成道經》。

《太子成道經》，較早著錄於武周明佺的《大周錄》，據上引李正宇揭出的 S.4162、P.2276《優婆塞戒經》卷末所附仁壽 4 年題記中已載錄「《太子成道[經]》一部」，說明其經至遲公元 604 年已經出現。《太子成道經》的文本，向達、許國霖校錄 BD6780 寫本時，分別將其題爲「俗文佛本行集經」和「佛本行集經變文」；王慶菽則直接點明《太子成道經》是根據《佛本行集經》演繹

而成；金泰寬對該經做過精詳的考察後指出：《太子成道經》是對《佛本行集經》相關內容的濃縮而略有改變後形成的；同時，白化文又注意到《太子成道經》在細節上與《佛本行集經》有較大出入，是俗講僧人化合諸經，結合中國歷史故事和民俗風習自由創作而成。由此可知，《太子成道經》是以《佛本行集經》為主並化合諸經、摻和中國傳統文化和民俗風習而撰造一部偽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則是根據這部偽經改編而成的佛傳因緣故事。故而《經》和《因緣》在行文風格上表現出各自典型的特點：《經》中規中矩，文筆凝練典雅，重在宣揚佛教的「經」理；《因緣》鋪敘繁複、情節曲折，用語通俗，偏在講說「因緣」故事的生動有趣。

如上所論，《太子成道經》本是中國本土僧人撰造的「偽經」，它既不是講經文，也非變文。該經雖然早在隋末就已出現，但據項楚考證，經中太子出南門遇見老人，老人答：

眼聞都緣不辯（辨）色，耳聾高語不聞聲。

欲行三里二里時， [須是]四迴五迴{頭}歇。

小（少）年莫嘆老人頻，老人不奪小（少）年春。

此老老人不將去， 此老還留与後人⁸⁹。

此詩與《全唐詩》卷 825 所載唐末匡廬僧隱巒《逢老人》詩相似。其詩云：

路逢一老翁，兩鬢白如雪。

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歇⁹⁰。

並指出：「此詩後二句與前引變文唱詞的相似是一目了然的。但隱巒未必就是原作者。大約他也和變文作者一樣，不過是沿用了流行於禪林中的成句敷衍而成，而真正的原作者卻不可考了⁹¹。」由老人回復太子的唱詞來看，經文中一些內容曾據晚唐時期流行的僧詩重加改寫，經本的最終成立可能要遲至晚唐以

⁸⁹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21 冊，圖版見頁 3。

⁹⁰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2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9295。

⁹¹ 項楚《敦煌文學雜考》，頁 123-124；收入《項楚學術文集·敦煌文學雜考》，頁 3-4。本文據後者徵引。

後。

其實，敦煌俗文學作品中，有不少都是依據偽經改編而成的。前輩學者很早就注意到兩者之間的淵源關係了。如張涌泉認為敦煌文獻中的《佛說父母恩重經講經文》〔P.2418、BD6412（北 8672；何 12）〕以及 S.289《報慈母十恩德讚》、S.2204《父母恩重讚》、P.2843《孝順樂讚》等相關的佛教歌讚類文學作品，應是直接或間接地根據上圖 119 及 P.3919A-2 這一系統的偽經《佛說父母恩重經》創作的⁹²；鄭阿財也指出《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十恩德讚》與《父母恩重經》的關係最為密切，尤其是丁種版本（上圖 119 與 P.3919A-2）所列舉之父母十種恩德，雖無頌讚之文，然十種次第與名目全同⁹³。李素潔、林世田也提出《降魔變文》中的一段文字完全根據《如來成道經》改編而成，為研究疑偽經與變文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變文對疑偽經的改造，是為了適應世俗民衆的需求。從疑偽經的撰述到將疑偽經改編成變文、歌讚等俗文學作品的過程，客觀地促成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逐漸走向世俗化，變文也因此越來越多地體現出民間曲藝的特點，成為後代彈詞、寶卷等講唱文學的源頭⁹⁴。此外，首都博物館所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余欣等據卷中「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而擬題為「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講經文」⁹⁵。筆者認為其中並無講經文習見的「經曰」云云的引用經文的內容，只是將佛經中與如來八相成道相關的情節擷取出來進行演繹的佛傳故事，遂將其定為「變文」⁹⁶。而今，考慮到該卷開釋經題時稱「『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斯乃標曩劫之[因]果……」，說明都講所講之經，其題名及內容都與《太子成道經》、《如來成道經》近同，表明這類宣講釋迦牟尼修

⁹² 張涌泉〈以父母十恩德為主題的佛教文學藝術作品探源——介紹一部珍貴的《父母恩重經》寫本〉，《原學》第 2 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頁 125-141；收入《敦煌文獻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37-259。本文據後者徵引。

⁹³ 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考察〉，原載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27-48；收入《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7-19。本文據後者徵引。

⁹⁴ 李文潔、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4 期，頁 46-53。

⁹⁵ 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首都博物館叢刊》第 18 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頁 166-168。

⁹⁶ 《敦煌變文全集》課題組（張小豔執筆）〈《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變文》校注〉，項楚主編《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14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3-4。

行成道的佛傳故事在唐五代時期非常流行，且後二經在《大周錄》中又都被判作「偽經」，故疑《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極有可能也是佛傳故事類偽經。據張家豪研究，《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講經文》與《八相變》，二者題材相同，內容近似，其間「或有因襲，或為同源之可能性極高」⁹⁷。參照前文所論《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關係，筆者更傾向於《八相變》很有可能也是根據偽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改編而成的變文類講唱文學作品。

總而言之，佛教偽經為敦煌俗文學作品提供了直接的創作素材，可謂敦煌俗文學作品的「活水源頭」，對中國俗文學形成和發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六、結語

本文對《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從寫本梳理、文本比對、關係探討三方面做了較為詳盡的考察和研究，得到幾點不成熟的認識。

（一）通過對相關寫本的梳理和敘錄，就其中兩件寫本的性質和內容作了考述，認為 S.2440V1 所抄韻文，並非歌舞劇本或舞臺腳本，而是對《太子成道經》中韻語的摘錄，前賢擬題為「《太子成道經》吟詞」可從。摘錄吟詞，主要是為了記誦以備忘，這是講唱藝人自古以來的傳統，而這很可能也是敦煌文獻中大量押座文類韻文作品獨立流通的真正原因。以往學界多將 Dx.1225 擬題為「太子成道經變文」，但其字句並不見於現存《太子成道經變文》的文本中，不免令人生疑；通過比對，發現其內容與龍 48 號《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中「解說義段」的相應內容近同，屬《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異本，可據以擬題。

（二）從結構、內容、情節等方面對《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文本做了較為全面、周詳的比對，指出《經》與《因緣》在內容、情節上大同小異，小異之中透露出一些特徵：

1. 《押座文》、《解座文》等，並非《經》文所原有，而是在俗講中根據講唱需要製作的儀式文本，它們可以作為板塊進行靈活地拆卸、組裝，由

⁹⁷ 張家豪〈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講經文（擬）》探析〉，頁 152。

此形成了民間講唱文本「流動不居」的特點。

2. 《因緣》中「解說義段」的內容，揭示出法師在講唱活動中的主導地位。
3. 《因緣》較《經》在尾聲部分的情節更曲折繁複，突顯出《因緣》這種敘事文體區別於《經》的典型特徵。
4. 《因緣》散體敘說的行文要求，促使講唱者不得不將《經》中的韻文刪改成散文，使文本呈現出「韻文散體化」的趨勢。

（三）《太子成道經》是名副其實的偽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其實是根據偽經改編而成的講唱佛傳故事的因緣類作品。敦煌文獻中不少俗文學作品都由疑偽經改撰而成，可以說，佛教疑偽經是俗文學作品創作的「活水源頭」。

主要參考文獻

-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5、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2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年。
- 方廣錫、吳芳思主編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39、41、47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2017 年。
- 任繼愈主編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93、9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2012 年。
- 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翻譯 《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年。
- 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編 《敦煌變文集》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
- 白化文 〈對可補入《敦煌變文集》中的幾則錄文的討論〉，《敦煌學輯刊》1986 年第 1 期。
- 曲金良 〈敦煌寫本 S.2440V7 原卷考辨——兼及《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的商榷〉〉，《敦煌研究》1989 年第 3 期。
- 《敦煌佛教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 李文潔、林世田 〈《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4 期。
- 李正宇 〈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敦煌研究》1987 年第 1 期。
- 周紹良 〈《敦煌變文集》中幾個卷子定名之商榷〉，《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3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2 月。
-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校注并跋〉，《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

月。

- 金泰寬 《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八相變」、「破魔變文」、「降魔變文」與佛經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84年。
- 俞曉紅 〈唐五代白話小說的佛傳體裁論源〉，《河西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 張芷萱 〈敦煌文獻《破魔變》創作、抄寫時間新考〉，《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9期。
- 張家豪 〈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講經文（擬）》探析〉，《敦煌學》第33輯，2017年8月。
- 張涌泉 〈以父母十恩德爲主題的佛教文學藝術作品探源——介紹一部珍貴的《父母恩重經》寫本〉，《原學》第2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1月。
- 〈新見敦煌變文寫本敘錄〉，《文學遺產》2015年第5期。
- 陸永峰 《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項 楚 〈敦煌文學雜考〉，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
- 黃喚平 《敦煌文獻中的《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劉秋蘭 〈敦煌文獻中太子成道變文寫本敘錄〉，《國學》第4集，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6月。
- 潘重規 《敦煌變文集新書》上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鄭阿財 〈《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考察〉，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 羅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
- 譚 茹 〈寫本情境下 S.2682+P.3128 綜合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 饒宗頤 《敦煌曲》，巴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1971年。

歐陽友徽 〈敦煌 S.2440V7 寫卷是歌舞戲腳本〉，《西域研究》1991 年第 3 期。

矢吹慶輝 《鳴沙餘韻解說》，京都：臨川書店，1933 年；2008 年。

那波利貞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解說〉，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一：敦煌佛教資料》，京都：法藏館，1958 年 1 月。

金岡照光原編，李寧平、孫亞英譯 《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東京：東洋文庫，1971 年。

荒見泰史 《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cl.cn>。

